

重編柳柳州全集序

長江大河，渾渾浩浩，其來有自，其去有歸者，韓昌黎之文也。巉巖絕谷，幽峭怪奇，高不可極，深不可測者，柳柳州之文也。昌黎進學解有云：「子雲相如同工異曲。」余亦以爲昌黎柳州同工異曲也。

蓋昌黎奮起於道喪文弊之際，而以古爲倡，遠紹墜緒，上承孟荀以來，蘇子瞻、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「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」者，是誠定論，非昌黎其孰能當之？然柳州並時桀出，不謀而合，爲之羽翼，亦與之方駕齊驅。使時無柳州，則昌黎蓋爲特立，無昌黎，則柳州必將無出其右，故柳州於昌黎實無所多讓，而相得益彰者也。

昔屈平被靳尚之讒而放逐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而陷于刑辱，以離騷史記寓其幽憂怨憤之辭，千古同爲嗟歎，而其文遂以不朽。柳州少年時銳意功名，及以王叔文黨罹罪，遠斥蠻荒，還歸無期，於是其堙厄感鬱之氣，亦一寓於文，讀其永柳諸作，令人

惻然以悲。昌黎雅重柳州，其卒也，爲之誌墓，則以爲使其「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。」然則柳州之文，其在屈平太史公之間歟？昌黎固知其必傳矣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冬月，沈卓然序於海上。

柳柳州全集原序

八音與政通，而文章與時高下。三代之文，至戰國而病；涉秦漢復起。漢之文，至列國而病；唐興復起。夫政龐而土裂，三光五嶽之氣分，大音不完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。初貞元中，上方嚮文章，昭回之光，下飾萬物，天下文士爭執所長，與時而奮，粲然如繁星麗天，而芒寒色正，人望而敬者，五行而已。河東柳子厚，斯人望而敬者歟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，至九年，爲名進士，十有九年，爲材御史，二十有一年，以文章稱首入尚書，爲禮部員外郎。是歲以疎雋少檢，獲譴，出牧邵州。又謫佐永州。居十年，詔書徵不用，遂爲柳州刺史。五歲，不得召歸，病且革，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：「我不幸卒，以謫死，以遺艸累故人。」禹錫執書以泣，遂編次爲四十五通，行於世。子厚之喪，昌黎韓退之誌其墓，且以書來弔曰：「哀哉！若人之不淑，吾嘗評其文，雄深雅健，似司馬子長，崔蔡不足多也。」安定皇甫湜，於文章少所推讓，亦以退之言爲然。凡子厚名氏與仕，與年，暨行己之大方，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。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。友人劉禹錫纂。

柳州全集 原序

柳柳州全集序說

孫光憲曰：「唐代韓愈、柳宗元、洎李翱數君子之文，凌轢荀孟，批糠顏謝。所仰宗者，惟梁浩補闕而已。」唐庚曰：「子厚文有所模倣者，極精如自解諸書，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。以後劉原父作，便有所倣。」

歐陽修曰：「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，而後世稱爲韓柳者，蓋流俗之相傳也。其爲道不同，猶夷夏也。然退之於文章，每極稱子厚者，豈以其名並顯於世，不欲有貶毀，以避爭名之嫌，而其爲道不同，雖不言，顧後世當自知歟？不然，退之以力排釋氏爲己任，於子厚不得無言也。」

蘇軾曰：「余嘗評書，以爲鍾王之跡，蕭散簡遠，妙在筆畫之外。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，極書之變。天下翕然以爲宗師，而鍾王之法益微。至於詩，亦然。蘇李之天成，曹劉之自得，陶謝之超然，固已至矣。而杜子美、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，凌跨百代，古之詩人盡廢。然魏晉以來，高風絕塵，亦少衰矣。李杜之後，詩人繼出，雖有遠韻，而才不逮意，獨韋應物、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澹泊，非餘子所及。」

又曰：「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，韋蘇州上。退之豪放奇險，則過之；而溫麗清深，不及也。所貴乎枯澹者，謂其外枯而中膏，似澹而實美，淵明子厚之流也。若中邊皆枯澹，亦何足道。」

又曰：「詩須有爲而作，用事當以故爲新，以俗爲雅，好奇務新，乃詩之病。柳子厚晚年詩，極似陶淵明，知詩病者也。」

黃庭堅曰：「余友王觀復作詩，有古人態度，雖氣格已超俗，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，左筆繩，右規矩，爾者讀書未破萬卷，觀古人文章，未能盡得其規模，時所總攬籠絡，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邪？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，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，乃爲能近之耳。如白樂天自云：『效淵明數十篇，終不近也。』」

李朴曰：「子厚文辭淳正，雖不及退之，至氣格雄絕，亦退之所不及。然子厚論著，大抵非怨憤，必刺毀，如辨論語下篇，尤爲害道。」

韓駒曰：「柳州詩不多，亦備衆家體，惟學陶是其本性所好，獨不可及也。」

司馬光曰：「古人規模間架，聲響節奏，皆可學，惟妙處不可學。譬如偃師木偶，耳目口鼻，儼然似人，而其中無精神魂魄，不能活動，豈人也哉？子厚學韓昌黎，論史書全學他，辨諱去難倒他，須是讀書時，一心兩眼，痛下功夫，得他好處。」

洪邁曰：「韓退之自言『作爲文章，上規姚姒，盤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，閱其中而肆其外』。柳子厚自言『每爲文章，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，以厲其氣；參之孟荀，以暢其志；參之老莊，以肆其端；參之國語，以博其趣；參之離騷，以致其幽；參之太史，以著其潔』。皆韓柳爲文之旨要，學者宜思之。」

葉夢得曰：「東方朔作客難，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，此由是大元法言之意。正子雲所見也。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。東京以後諸公，釋譏應謔，紛然迭起，枚乘始作七發，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，後世始集之爲七林。文章至此，安得不衰乎？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，知屋下架屋之病，如進學解即答客難也，送窮文即逐貧賦也，小有出入，便成古作者之意。古今文章，變態已極，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，終不肯屋下架屋。子厚晉問天對之類，高出魏晉，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。至於諸賦，更不蹈襲屈宋一句，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。」

張敦頤曰：「唐初文章，尙有江左餘習，至元和間始能粹然一反於正者，韓柳之力也。」

朱熹曰：「韓文議論正，規模大，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。韓有平易處，極平易，有險奇處，極險奇。且教他在潮州時，好止住得一年。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。柳文議論高古，但不醇正。」

又曰：「柳學人處，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，甚似詩。詩學陶者，便似陶。」

又曰：「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。」

葉世傑曰：「唐以詩文取士，三百年中，能文者不啻千餘家，專其美者，獨韓柳二人而已！柳稍不及，止又一韓。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，專其美者，獨李杜二人而已！李頗不及，止又一杜。世之至寶，非獨造物所怪惜，而亦造物所難成。」

呂本中曰：「韓退之文，渾大廣遠，難以窺測。柳子厚文，分明見規模次第。學者當先學柳文，後熟讀韓文，則功夫自見。」

趙善懋曰：「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，尙有六朝規矩，至永州，始以三代爲師，下筆高妙，直一日千里。退之亦云：『居閑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爲詞章。』而子厚自謂：『貶官來，無事，乃得馳騁文章。』此殆子厚天資素高，學力超詣，又有佳山水爲之助，相與感發而至然邪！」

黃震曰：「柳以文與韓並稱，爲韓文論事說理，一一明白透徹，無可指釋者，所謂貫道之器，非歟！柳之達於上聽者，皆諛辭，致於公卿大臣者，皆罪譴，後差縮無聊之語，碑碣等作，亦老筆與俳語相半，間及經旨義理，則是非多謬於聖人，凡皆不根於道故也。惟紀志人物，以寄其嘲罵，模寫山水，以舒其抑鬱，則峻潔精奇，如明珠夜光，見輒奪目。此蓋子厚放浪之久，自寫胸臆，不事諛，不求哀，不關經義，又皆晚年之作，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。故愚於韓文無擇，於柳不能無擇焉，而非徒曰並稱，然此猶以文論也。若以人品論，則歐陽子謂『如夷夏之不同』矣。歐陽子論文，亦不屑稱韓柳，而稱韓李，李指李翱云。」

王十朋曰：「韓歐之文，粹然一出於正。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。至論其文之工，才之美，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，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。」

劉克莊曰：「柳子厚才高他文，惟韓可對壘。古律詩精妙，韓不及也。當舉世爲元和體，韓猶未免諧俗，而柳

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，豈非豪傑之士乎？

蔡條曰：「柳詩雄深簡澹，迴拔流俗，至味自高，直揖陶謝，然似入武庫，但覺森嚴。」

嚴羽曰：「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，退之李觀皆所不及也。」

劉辰翁曰：「子厚古詩，短調沉鬱，清美閑勝，長篇點綴清麗，樂府託興飛動。退之故當遠出其下。並言韓柳亦不偶然。」

又曰：「柳子厚敘事議論，無不善者，取古人之菁華，中當時之體製，酌古準今，自是一家，比退之微方耳。」

又曰：「褚少孫學太史公，句句相似，只是成段不相似；柳子厚學國語，段段相似，只是成篇不相似。」

又曰：「子厚文不如退之，退之詩不如子厚。」

元好問曰：「韓昌黎正大卓越，凌厲百家，唐宋以來，莫之與京。差可與厲行者，獨柳柳州而已。」

廖道南曰：「三代之後，無文人；六經之後，無文法；非文之難也，文載乎道之難也。世之稱唐大家者，必曰韓柳；以今觀之，高山大川，雄時奔洶，雖不見其震虧湮塞，而其秀挺迴紆，不可盡藏。韓之文也，巍嚴絕湍，峭奇環曲，使人遐眺留睨，而其靈氣怪氣，固克籠罩柳之文也。又如平原曠野，大將指麾，天衡地衝，自有紀律，其韓之變乎間道斜谷，驚颺掣電，不可方物，其柳之變乎？」

楊慎曰：「李耆卿評文云：『韓如海，柳如泉，歐如瀾，蘇如潮。』余謂柳如泉未允，易泉以江可也。」

又曰：「晏元獻公嘗言：『韓退之扶導聖教，剷除異端，則誠有功。若其祖述墳典，憲章騷雅，上傳三古，下籠百代，橫行闊視於著述之場者，子厚一人而已。』」

王世貞曰：「柳子厚才秀於韓，而氣不及金石之文，亦崢嶸與韓相爭長，而大篇則瞠乎後矣。封建論之勝原道，非文勝也。論事易長，論理易短，故耳。其他駁辨之類，尤更破的。永州諸記，峭拔緊潔，其小語之冠乎？獨所行

諸書讀，敘述艱苦，酸鼻之詞，似不勝楚，搖尾之狀，似不勝屈。至於他篇，非拈掣則夸毗，雖復斐然，終乖大雅。似此氣質，羅池之死，終墮神趣，有以也。吾嘗謂柳之蚤歲，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，而晚得幽僻遠地，足以深造。韓台下便超六季而上之，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，且多酬應，蓋於損益各中半耳。

又曰：「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！韓柳振之曰：歛華而實也。至於五代而亢極矣！歐蘇振之曰：化腐而新也。然歐蘇則有間焉，其流也，使人畏難而好易。」

又曰：「韓退之於詩，本無所解，宋人呼爲大家，直是勢利他語。子厚於風雅騷賦，似得一班。」

茅坤曰：「昌黎韓退之，崛起八代之衰，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，故此唱彼和，譬之噴嘯山谷，一呼一應，可謂盛已昌黎之文，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，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。其深醇渾雄，或不如昌黎，而其勁悍沈寥，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。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，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，欲爲掩卷疊歎者久之，再覽鮪鋸潭記，杳然神遊沅湘之上，若將凌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！」

又曰：「予覽子厚之文，其議論處多鑿畫，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，至於墓誌碑碣，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，多沿六朝之遺，不如昌黎多矣。」

又曰：「屈宋以來，渾渾噩噩，如長川大谷，探之不窮，攬之不竭，蘊藉百家，包括萬代者，司馬子長之文也。閎深典雅，西京之中，獨冠儒宗者，劉向之文也。斟酌經緯，上摹子長，下探劉向，父子勦成一家之言者，班固也。吞吐騁頓，若千里之駒，而走赤電，鞭疾風，常者山立，怪者霆擊，韓愈之文也。巉巖剌切，若游峻壑削壁，而谷風淒雨，四至者，柳宗元之文也。道麗逸宏，若攜美人宴遊東山，而風流文物，照耀江左者，歐陽子之文也。行乎其當，行止乎其所得，不止浩浩洋洋，赴千里之河，而注之海者，蘇長公也。嗚呼！七君子者，可謂聖於文矣！其餘若賈董相如，揚雄諸君子，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，而非其至者。曾鞏王安石蘇洵轍至矣，鞏尤爲折衷於大道，而不失其正。」

然其才或疲黷而不能副焉！吾聊次之如左，俟知音者賞之。」

何良俊曰：「風人推柳儀曹，去屈宋不遠，然亦只是彷彿其體格耳！及觀劉賓客諸賦，雖不規模騷雅，然議論超卓，鋪寫詳贍，而鑄詞亦自平典，當出儀曹之上。」

胡應麟曰：「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，宋人目爲清麗者得之！柳儀曹清峭有餘，閑婉全乏，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之勝韋，非也！」

又曰：「元和如劉禹錫，大中如杜牧之，才皆不在盛唐下，而其詩迥別，故知氣運使然，雖韓之雄奇，柳之古雅，不能挽也！」

孫鑠曰：「韓柳一時並稱大家，入謂唐時柳名重於韓，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，而居其次。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，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，退之學莊子厚則學荀，豈性好所近固然邪？」

又曰：「古人作文，多欲相角，良然如韓有張中丞傳後敘，柳有段太尉逸事狀，韓有進學解，柳有晉問，韓有平淮碑，柳有平淮雅，韓有送窮文，柳有乞巧文，若相配者，子厚有韓公手穎傳後題云：『急與之角，而力不敢暇。』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！」

又曰：「嘗語人之爲言，其造意立格，必專宗一家。如子厚之國語，歐陽之韓文，斯爲要領；其他書，則但以助談資。」

陳文燭曰：「柳子厚文章，簡古有法，深得左氏之遺。至爲論六十七篇，而命曰非國語，病其文勝而不純於道，斯持論之過也。」

陳仁錫曰：「劉禹錫與宗元書：『端而曼，苦而腴，佶然以生，邴然以清。』已嚼出柳文佳處。」

柳柳州本傳新唐書

柳宗元字子厚，其先蓋河東人。

宗元作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墓版云：「柳氏之先，自黃帝及周魯，其著者無駭，以字爲展氏，禽以食采爲柳姓，厥後昌大世家河東。」

從曾祖奭，爲中書令，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

墓誌云：「七世祖爲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爲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」父鎮，天寶末，遇亂，奉母隱王屋山，常閑行求養，後徙於吳。肅宗平賊，鎮上書言事，擢右衛率府兵曹參軍，佐郭子儀朔方府，三遷殿中侍御史，以事觸寶參，貶夔州司馬，還終侍御史。

墓誌云：「皇考諱鎮，以事毋棄太常博士，求爲縣令江南，其後以不能媚權貴，失御史權貴人死，乃復拜待御史，號爲剛直，所與遊皆當世名人。」

宗元少精敏絕倫，爲文章，卓偉精緻，一時輩行推仰。

墓誌云：「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。」

舊史云：「宗元少聰警絕衆，尤精西漢詩騷，下筆構思，與古爲侔，精裁密綴，燦若珠貝，當時流輩咸推之。」第進士博學宏詞科，授校書郎，調藍田尉。

宗元先侍御碑云：「貞元九年，宗元得進士第。」

又與楊誨之書云：「吾年十七，進士乃得舉，二十四，求博學宏詞，二年乃得仕，乃爲藍田尉。」墓誌云：「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有成人，能取進士第，其後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。」

貞元十九年，爲監察御史裏行，善王叔文、韋執誼，二人者奇其才，及得政，引內禁近與計事，擢禮部員外郎，欲大進用。

墓誌云：「僕僕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，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」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。順宗卽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通鑑云：「初，翰林待詔王伾、善書，山陰王叔文善棋，俱出入東宮，嬖侍太子，與相依附。叔文因爲太子言：『某可爲相，某可爲將，幸異日用之。』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，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，陸淳、呂溫、李景儉、韓曄、韓泰、陳諫、柳宗元、劉禹錫等，定爲死友，而凌準、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。日與遊處，蹤跡詭秘，莫知其端者。順宗卽位，韋執誼爲尙書左丞，同平章事。王叔文爲起居舍人，翰林學士內與李忠言、牛昭容轉相交結，每事先下翰林，使叔文可否，然後宣于中書。韋執誼承而行。外黨則韓泰、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，謀議唱和，日夜汲汲如狂，互相推獎。曰：『伊、周、管、葛素與往還者，相次拔擢，至一日除數人。』俄而叔文敗，貶邵州刺史，不半道，貶永州司馬。

舊史云：「會居位不久，叔文敗，與同輩七人俱貶。」

通鑑云：「永貞元年秋七月，王叔文既有母喪，韋執誼益不用其語，其軍國政事，權令皇太子純、句當。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，上亦惡之。八月庚子，制令太子卽皇帝位。壬寅，貶王伾開州司戶，王叔文渝州司戶，伾尋病死貶所。明年，賜叔文死。九月己卯，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，司封郎中韓曄爲他州刺史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，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。十一月壬申，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、韋執誼爲崔州司馬。朝議謂王叔文之黨，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，貶之太輕。己卯，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，韓曄爲崖州司馬，柳宗元爲永州司馬，劉禹錫爲朗州司馬。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。」

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，岳州刺史程昇爲郴州司馬。

既竄斥地又荒厲，因自放山澤間，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，倣離騷數十篇，讀者咸悲惻！

墓誌云：「居閑益自刻苦，務記覽爲詞章，汎濫停蓄，爲深博無涯涘，而自肆然山水間。」

雅善蕭儉，詒書言情。又詒京兆尹許孟容，然衆畏其才高，懲刈復進，故無用力者。

國朝周思兼入司馬，論云：「元和之盛，君子莫不以其才自顯於世，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之域，雖欲發憤以白其志，而竟以貶死者，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，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。夫行不足以取信，故君子不敢任其咎，以開其入仕之路；而材足以起人之忌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，是以天下皆惜其材，坐視而莫爲之言。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，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，如宗元於蕭翰林、許京兆、楊京兆諸人，雖致書累累數千言，亦終不能少爲之助，蓋疑而忌之者盈朝廷，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，故竄屈其材，使之負怨以終其身，而不敢強人之忌，以起天下之謗。入司之黨，惟程昇之材爲下，而元和之末，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，忌之者寡也。夫然後知劉柳之名，愈甚天下，而貶斥之禍，愈不得以自伸也。惜哉！」

宗元久汨振，其爲文思益深，嘗著書一篇，號曰貞附。宗元不得召，內閔悼，悔念往吝，作賦自傲，曰懲咎。元和十年，徙柳州刺史。

墓誌云：「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，又偕出爲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」

時劉禹錫得播州，宗元曰：「播非人所居，而禹錫親在堂，吾不忍其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；如不往，便爲子母。」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，而自往播州。會大臣亦爲禹錫請，因改連州。

舊史云：「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，制書下，宗元謂所親曰：『禹錫有母年高，今爲郡蠻方南絕。」

域往復萬里，如何與母偕行？如母子異方，便爲永訣。吾于禹錫爲執友，胡忍見其若是？」卽艸章奏以柳州授禹錫，自往播州。會裴度亦奏其事，禹錫終易連州。

墓誌云：「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；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，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，聞子厚之風，亦可少愧矣！」

柳人以男女質錢，過期不贖，子本均則沒爲奴婢。宗元設方計，悉贖之；尤貧者，令書傭視直，足相當，還其質已沒者，具已錢助贖。

墓誌云：「旣至，歎曰：『是豈不足爲政邪！』因其土俗，爲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伴，則沒爲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，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入。」

南方爲進士者，走數千里從宗元遊，經指授者，爲文辭皆有法，世號柳柳州。十四年卒，年四十七。

墓誌云：「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其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，立然諾，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爲之盡，竟賴其力葬。子厚於萬年之墓者，舅弟廬遵，遵，涿人性謹順，學問不厭。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，不去，旣往葬子厚，又將經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！」

新史吳武陵傳云：「初，柳宗元謫永州，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。宗元賢其人，及爲柳州刺史，武陵北還，大爲裴度器遇。每言宗元無子，說度曰：『西原蠻未平，柳州與賊犬牙，宜用武人，以代宗元，使得優游江湖。」

「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：『古稱一世三十年，子厚之斥十二年，殆半世矣！』」
朝聖人在上，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？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擢，或處大州劇職，獨子厚與猿鳥爲伍，誠恐露所嬰，則柳氏無後矣！」度未及用而宗元死。」

宗元少時嗜進，謂功業可就，既廢遂不振。然其才實高，名蓋一時，韓愈評其文曰：「雄深雅健，似司馬子長，崔蔡不足多也。」

墓誌云：「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爲人，不自貴重，顧藉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。材不爲世用，道不行於時也。使子厚在臺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，斥時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復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詞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，如今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爲將相於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？是必有能辨之者矣！」

舊史云：「貞元元和之間，以文學聲動縉紳之伍者，宗元禹錫而已。其巧麗該博，屬辭比事，誠一代之宏才！如俾之詠歌帝載，黼藻王言，足以手揖前賢，氣吞時輩，而蹈道不謹，昵比小人，自致疏離，遂墮素業。故君子羣而不黨，戒懼慎獨，正爲此也！」

既沒，柳人懷之，託言降柳州之堂，人有慢者輒死，廟於羅池，愈因碑以實之云。

贊曰：「王叔文沾沾小人，竊天下柄，與陽虎取大弓，春秋書爲盜，無以異。宗元等撓節從之，徹幸一時，貪帝病昏，抑太子之明，規權遂私，故賢者疾，不肖者媚，一貴而不復，宜哉！彼若不傳匪人，自勵材猷，不失爲明卿才大夫，惜哉！」

柳
柳
州
本
傳

六